

文学小丛书

柔蜜欧与幽丽叶

〔英〕莎士比亚著

曹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梁宣欧与幽丽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9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5}{8}$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湖北第1版

书号10019·2717 定价0.31元

前 言

约在一九四二年，张骏祥同志要在四川的一个剧团演出《柔蜜欧与幽丽叶》，但是没有适当的演出本。因为读莎士比亚是一回事，演出他的脚本，使观众比较听得懂，看得明白（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又是一回事了。我斗胆应骏祥同志这个要求，在匆忙的时间里译出《柔蜜欧与幽丽叶》。我的用意是为演出的，力求读起来上口。事实上，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许多深邃的涵义，我译不出来，甚至可以说还不理解。这个演出本，只能说是译出莎士比亚这个剧本的一部分含义与内容，至于其中的音节，诗意，就更谈不上了。

这个译本有不少缺点：一，我怕观众看不明白，就加了我个人的解释。而莎士比亚的原本是没有的。二，我加了一些“韵文”，以为这样做增加一点“诗”意。当然，莎士比亚原剧是用五音步十音节的无韵体写的，并不押韵。

我说这些，自己便觉得有些“掉书袋”的毛病。其实，我只是为我的译本做一些“辩护”。我没有真正研究过莎士比亚。过去，倒是听过一些莎士比亚

版本学的专家们，在讲坛上讲“对折本”，“四开本”，以及各种版本之区别等等。名堂之多，弄得我有些晕头转向。对这些莎士比亚专家，我确有些害怕，如若莎士比亚从墓中站起，走进课堂，听他们的“版本学”，大约也是会头痛的；或许还要写一首十四行的讽刺诗吧！

当然，版本学对于莎士比亚研究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但莎士比亚的光彩是在他的剧本之中。

我曾经读过一阵莎士比亚的剧本，尤其在年少时，读后，总觉心旷神怡。特别是他的悲剧，更加爱不释手。自然，过去多是从艺术上欣赏。对于其它意义种种根本不理解。

莎士比亚本是一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之多，可谓“著作等身”。早年他的生活是贫贱的，他使我联想到杜甫的一首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样的境遇，使他日后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也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早期的作品多是喜剧，历史剧及诗。宣扬道德，和谐，抒发他美好的理想，荡漾着乐观的气氛。《柔蜜欧与幽丽叶》，就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

这个戏是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悲剧。有人讲，一对恋人，相爱，以至死去，这是反封建的戏。也有人说，两家“死对头”，因而自己的儿女，为他们的

仇恨死去，最后，又和好起来，这是反对械斗，宣扬太平、和睦的戏。这类想法，都可以随心所欲，愿意如何解释便如何解释吧！因为莎士比亚是十六世纪的大诗人，他的作品思想内容之广博，文采之富丽，实在难以十分确切地解释与翻译的。

柔蜜欧与幽丽叶的故事是十五、十六世纪在人间流传的一个古老的故事。莎士比亚写此戏是根据一五六二年一位名叫阿瑟·勃洛克的诗人写的一首《柔蜜欧与幽丽叶的悲剧故事》的诗改编的。勃洛克的这首诗大约相当乏味，但是提出了很多人物的影子。在他的诗里，故事发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而莎士比亚却把它缩短为“五天”，使得这悲剧的节奏感如此强烈，显示出青春和冲动的力量。可以说，莎士比亚是把一篇平庸的东西化为神奇的剧作。

十九世纪一位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提到《柔蜜欧与幽丽叶》时说，这个戏名为悲剧，实际上，剧情的发展充满了“青春与春天的气息。它有着青春的种种愚蠢（这自然是十九世纪的话）与美德，急躁与轻率。有着春天的种种芬芳、迷人，也有春天的‘无常’。（大概是指短促易逝吧！）连那些老年人也是火一般的性格，也染着春天的气息。至于柔蜜欧突然忘却原来所爱的人，与幽丽叶一见钟情转瞬成亲，又冒失地死去，而幽丽叶以夜莺般的温柔与忧

郁的爱情接受这一切，这些都充满了新春中的所有的甜蜜，但，又以一种深长的叹息告终，象是意大利最后的微风。”（大意如此）

这也是一种说法吧！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象四月的天，忽晴忽雨；象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着你的肩膀，低低地哭泣起来。

应当说，我不推荐这个戏！我觉得它并不能代表莎士比亚。我一直认为，莎士比亚的艺术高峰，是他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和《雅典的泰门》。那才是壮丽、深邃而浩瀚的。在这些剧中，莎士比亚道出了他对人生及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及控诉。对于邪恶的势力，冷酷的人情，万能的金钱，他的厌恶，是不可遏止的，通过艺术的形象而震撼人的灵魂。然而，与此同时，道德、理想的美好也还是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闪着光辉。可是，这种光辉从哈姆莱特到雅典的泰门而逐渐暗淡以至消逝了。这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矛盾，并且日益地无法调和了。我觉得哈姆莱特有一段独白，开头有几个字——“生存还是毁灭……”以及以后的话，是可以深思的，可以借此对他有所理解的。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常用神奇的幻想手法，后期更偏重于此。这说明他的瑰丽的想象力。然而

是不是也说明他已不愿再面对和正视现实，情愿幻想，在梦幻中憧憬呢？确实的，后来莎士比亚回到了故乡，在溪水边盖几间房屋，不想再为什么问题而苦恼了。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大约觉得已经把他所了解的一切，都写干净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已失去了力量，而新的召唤他却感觉不到了。虽然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他就洞察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毫无“人”性的掠夺和兼并的本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他却茫然了。用善与恶的道德无法解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莎士比亚一辈子研究人、分析人、描写人，但是他一点不懂什么叫作“阶级”，不懂得人民的力量。他搁笔了，他过早地死去，这对于他也是一种悲剧。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朋友本·琼生曾说过：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至今全世界都在为他波澜壮阔的艺术而惊叹！莎士比亚的剧作是语言的大海，如能读原文，那真是万道霞光遍地起，仙乐自天任意飞。

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莎士比亚的热心的读者，对于莎士比亚的思想性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对于他的艺术性则是衷心赞美的。

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又能读到被“四人帮”禁锢的莎士比亚的作品

了！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是有益的。我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莎士比亚也应该如此。

我再声明一下，对莎士比亚研究我是外行，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以上的话必然有许多谬论，请同志们多加指正。

译 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

剧 中 人 物

爱嘉璐 梵萝那大公

霸礼 青年贵族,大公的亲戚

猛泰
凯布 } 两个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长

凯布老人 凯布的叔父

柔蜜欧 猛泰的儿子

墨故求 大公的亲戚,柔蜜欧的友人

班浮柳 猛泰的外甥,柔蜜欧的友人

悌暴 凯布夫人的内侄

劳莲思长老 法兰西斯派的僧侣

约翰长老 同派僧侣

贝儿 柔蜜欧的仆人

洒嵩
力高 } 凯布家的仆人

比得 幽丽叶奶妈的小厮

阿拉汉 猛泰家的仆人

卖药人

三个乐师

致词人

霸礼的小厮,另一小厮

猛泰夫人 猛泰之妻

凯布夫人 凯布之妻

幽丽叶 凯布的女儿

幽丽叶的奶妈

梵萝那的市民们，两家的男女亲属，带假面赴

跳舞会的人们，卫士们，守夜人和仆役等

地 点

梵萝那，曼陀

序 诗

〔致词人上。〕

致词人 我们的戏发生在梵萝那，一个美丽的城，
讲的是两个声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们结下了私怨，如今爆发出新的斗争；
私争的血污了和平的手，为了两家互相的残杀。
上苍派定：在这一对仇人的怀抱中
降生一对苦命的爱人。
他们悲惨的毁灭和灾厄重重，
埋葬他们老人的冲突，也断送他们的生命。

这故事，这段情死的惨变，
和他们父母如何死了亲生的骨肉
才肯把无尽无休的愤怒消弭，
是今天台上所看见的悲欢离合，在短短两点钟
的时候。
这些只要诸位肯耐着性子细听，
此处说得含混，以后我们总要演得分明。

（致词人下。）

第 一 幕

第一景 梵萝那，公共场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来。〕

洒嵩 喂，力高，我就是这一句话，不栽这个跟头！

力高 自然，我们又不是倒霉蛋，受这种气？

洒嵩 对，不受气，惹起我们的火，我们就打。

力高 （开玩笑）嗯，要打嚙，你有一口气就把你的脖子伸出来挨！别缩着。

洒嵩 哼，谁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动手动得快。

力高 （俏皮）不过，惹动你的火也不易。

洒嵩 得了，我一见着猛泰家的狗^①我就要动气，我一动气，就要动手，一动手——

力高 （抢接）你就要动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动也不动。我看你呀，不动气则罢，一动你就抱着脑袋跑了。

洒嵩 （语涉双关）哼，猛泰家里出个甚么都叫我气得硬起来。男的女的，只要是猛泰家里的，我一概

① 指猛泰家的人。

推到墙，玩了他们！

力高 别吹，顶没出息的才要靠墙。

洒嵩 是啊，女人们泄气，总得叫人逼得靠了墙。所以我就把猛泰家里的男人拉出来干，把猛泰家的女人推进去玩。

力高 算了，有仇的是我们两家的老爷跟我们下人们。

洒嵩 （一半玩笑，一半汹汹）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们动完了手，我还要跟女人们凶一下，我要干掉她们的“脑袋”。

力高 （恫吓）干掉她们的“脑袋”。

洒嵩 （蒙蒙眼）嗯，干掉，这“干”字你怎么讲都成。

力高 （笑嘻嘻）人家知道怎么讲，她们会尝出味来的。

洒嵩 （大笑）我一硬起来，她们就尝出味来了。我这块肉，哼，还挺出名呢。

力高 幸而你不是条鱼，哼，要真是，这准是条糟鱼。

（瞥见两个人走来，两人头上都戴着猛泰家的徽帜）操家伙！猛泰家里来了人了，两个！

洒嵩 （不在意下，抽出剑来）小子，硬家伙拿出来了。来，熊他！我帮你，在你后头。

力高 （懂得）在我后头干什么？好跑啊？

洒嵩 你放下心吧。

力高 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洒嵩 喂，我们得先占了理，让他们先动手。

力高 那么我去，我对他们皱眉头瞪眼睛，瞧他们怎么办？

洒嵩 (改正)瞧他们怎么敢！对了，你皱眉头，我咬大拇指。(得意)他们要是受下去，那就算在爷儿们手里栽了。

〔阿拉汉和贝儿，一对猛泰家里的下人走进。力高和洒嵩从他们身边擦过。〕

阿拉汉 喂，哥儿们，你对我们咬你的大拇指么？

洒嵩 (点点头)我是咬我的大拇指，哥儿们。

阿拉汉 (看出苗头)喂，先生，我问你是不是对我们咬大拇指？

洒嵩 (回头，低声)我要说了“是”，我们还有理不？

力高 (连忙)没理。

洒嵩 (转身，大声)不，先生，我并不是咬大拇指，先生。

力高 (找碴儿，向前)怎么，你要打架，是么？先生？

阿拉汉 打？先生，我不，先生。

洒嵩 (激将)想打，先生，我奉陪。我们凯布家并不比猛泰家差。

阿拉汉 (忍不住)不差，也强不了。

洒嵩 (正不知如何回答)那么，先生——

力高 (怂恿)说“强”！瞧，我们凯布家又来了人。

洒嵩 (立刻)强，小子，强！强！强！

阿拉汉 你放屁！

洒嵩 (抽出剑)你们有种的,杀! (回望)力高,别忘你吃奶的那两手。

〔他们忽然就凶狠地斗起来。这时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个温和知事的青年,看见这情形,立刻也抽出剑来。〕

班浮柳 分开,你们这些混虫! 放下剑,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些甚么。(就夹在当中,想把他们的武器打落。)

〔正闹得不得开交,悌暴,凯布夫人的内侄,一个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赶到,他一眼望见班浮柳。〕

悌暴 (大吼)甚么,(对班浮柳)你也夹在当中跟这批没心没肺的禽兽打起来?(抽出剑,对班浮柳)班浮柳,回过头来,送你回老家!

班浮柳 (一面打,一面解释)我是来保持和平的,放下剑,要不,帮我一块打开他们。

悌暴 (暴怒)甚么,家伙都亮出来了,还说“和平”?我恨这个字,正象我恨地狱,恨所有猛泰家里的,恨你! 照家伙,你这胆小的东西。

〔他们也厮杀起来了。〕

〔两家大户都来了些人,参加混战,眼看着越杀越凶,于是惹起城中爱和平的市民持枪执棒出来干涉。市民们跑进来。〕

市民们 (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枪剑戟矛! 有甚么拿甚么,打呀,打呀! 把他们打倒,打倒! 打倒凯布家里的人! 打倒猛泰家里的人!

〔这时凯布——凯布家的主人——闻声追踪而至,也没

顾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凯布夫人一同赶来。

凯布 这是甚么声音？（看见情景，就不由心头火起）嘿，快把我的长剑拿来。

凯布夫人 （拦住他）拿剑？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爷！

凯布 （坚决）我要剑，我要剑！（瞥见对面仇人也气愤愤地跑来，益怒）你看，猛泰那个老家伙也来了。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也要起刀片子来了。

〔猛泰和猛泰夫人，一个奔前一个追后赶入。

猛泰 （暴躁）这个老不死的凯布！（对其妻）别拉住我，让我去。

猛泰夫人 （不放手）我不许你去，你去跟仇人拚命，你动一步也不成。

〔三声号响，大家回首，梵萝那大公与其随从步入。

大公 （赫然震怒）

这批不听说的反叛，和平的敌人！

天天要枪弄刀，连邻居的血都要喝的东西。

（对随从）他们到底听不听话？

（转身）甚么？嘿，你们！

你们这些禽兽，

你们只知道流血，

流血来满足自己恶毒的仇恨。

放下那刀，剑，这些疯狂的武器，

放下，放在地上，静静地听你们动了怒的君主来

判决。

三次了，三次流血的争斗，
只是为轻轻的一句话，
你们，凯布跟猛泰，
就三次搅乱了城里的安静。
叫梵萝那居住的老市民
也抛下他们庄严的袍巾，
拿起戈矛，日久不用生锈的戈矛，
来分解你们日久天长刻骨的仇恨。
如果你们再要搅乱城里的和平，
你们的命就拿来赔偿！
目前，这一次，其余的都可以走开；
你，凯布跟着我去，
你，猛泰，下午到我那里来，
到浮力城，法庭，静候我的处分。
我再说一遍，赶快散开，
除了那再也不想活命的人。

〔全体凛然，大公与其随从等下；后随凯布，凯布夫人，
梯暴，市民和仆人等。〕

猛泰 （冷静下来）

这多年的仇恨是哪个又重新煽起来？

你说，我的外甥，刚打时，你不也在场？

班浮柳 我没有到，你仇家的下人已经跟你家的斗起来；